



絲雨微情

心上秋 情徑幽 離淚待天青

艾愛

細品情事 心真意深



絲雨微情

小說族叢書
260

艾愛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社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絲雨微情／艾愛著．——第1版．——
— 臺北市：精美，1994〔民83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小說族叢書
；260）
ISBN 957-716-116-2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6096

絲雨微情

作 者：艾 愛
發行人：朱凱蕃
出 版 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 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 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8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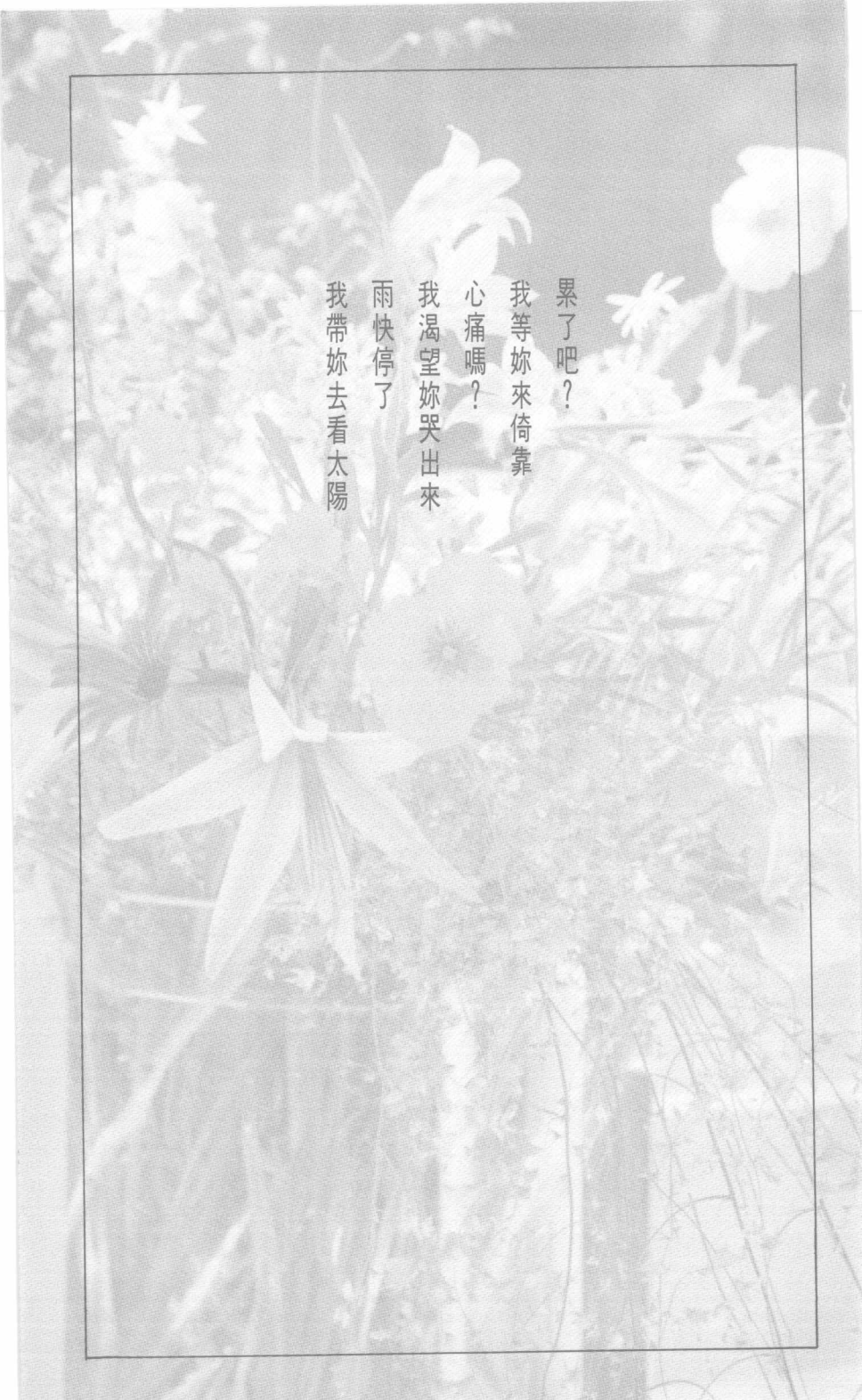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16-2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累了吧？

我等妳來倚靠

心痛嗎？

我渴望妳哭出來

雨快停了

我帶妳去看太陽

創作甘苦心深知

艾 愛

那天下午，獨自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看日本文藝片，希代出版社的總編輯謝淑美小姐打電話來告知我的小說可以用時，我真是欣喜若狂，心中的快樂是筆墨難以形容的。

寫作這條路對我來說是艱辛而漫長的，只有看著我走過來的人，才知道我走得有多麼艱難和辛苦。

猶記得小學時，文章一直寫得很不好。

有一天，老師還要我在同學面前，大聲把文章唸出來。唸出之後，惹來同學們的鬨堂大笑。

老師當場的羞辱，害我無地自容，很想挖個地洞讓自己鑽進去。

那種景象，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。但我告訴自己，沒有關係，有一天我要做給取笑我的人看。

中學時，常因埋首寫作至深夜兩、三點，第二天六點就要起來趕公車，常因而趕不上，

媽見我如此更是惱火，常把我原來寫好的文章撕掉，而第二天起，還要重新寫過，那種感覺真比刀割在身上還要難過。

高一時，我曾投過一首新詩到《自由日報》，無意間被刊登出來，這又給了我無比的信心，從此更注定了我必須走上寫作這條不歸路。



《絲雨微情》這個故事的構想，三、四年前就有了，但著手寫的時候，卻是我最脆弱、最無助的時候，因為那時我的感情剛受挫折，整個人萎靡了下來，也許你能強烈的感受到小說裏的溫詩瑜那種無奈且無助的心情，也許或多、或少溶入了我自己當時的心境吧！

其實，在我們生活中仍然有很多像溫詩瑜這樣的悲劇性人物，而我們何不像小說中的合青和曉晴一般，伸出援手來幫助他們、支持他們。

而小說裏的男主角之一——方威安，他被束縛在一個非常傳統的家庭裏，雖然他也想和詩瑜在一起，但是終究逃不過宿命的安排，而娶了李素霞。這樣的男人在我們生活中也很多，並不能說他自私，只是他們無力與宿命掙扎，而被迫於無奈。

男主角之二——牛皮糖，則是一個非常傳奇式的人物。他的癡傻極近神話，但這世間癡情者也不少，你或許會羨慕詩瑜得一知己，也或者你身邊正隱藏了一個這樣的人物，而你自己沒有發現罷了。記住！別忘了把握住春天，別讓他由身邊溜走了。

提起李素霞，她那種錯綜複雜的性格和糾纏的情感，也確實值得同情。好多人都告訴我，要我把她和方威安再寫在一塊，可是方威安曾經如此的傷害她，如果我再把他們寫成破鏡重圓，那對她是否公平？值得商榷。



也許我現在的文筆仍有待磨練，情節有待改進，但這只是我人生的初步，我仍需要很多的意見，我非常盼望大家給我批評與指教，盼望你能寫信給我，指點我！

爲了我親愛的讀者，雖然寫作這條路充滿了坎坷，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的。

最後，感謝希代書版集團给了我這個機會，更感謝謝淑美小姐給我的指導和指引，還有在我身邊不斷支持我、鼓勵我的人們！

絲雨微情



第一章

如果牛皮糖不曾是曉晴的男朋友，她們之間不會發生那麼多的誤會。
如果詩瑜不曾認識方威安，那麼她們之間也不會產生那麼多的悲劇故事。



剛放完暑假，曉晴和合青都準備升上大二。

上學期，她們也學著別人在外面租了間屋子，這學期她們打算如法炮製一番。

這只是間不算大的房子，房東太太竟然想趁現在僧多粥少的时候，狠狠敲她們一筆，竟然要價一個月八千塊。

聽到房東太太要價八千，曉晴和合青都大感錯愕，她們還以為聽錯了，紛紛睜大眼睛，狐疑地望著房東太太問：「八千塊？」

見她們的表情如此錯愕，房東太太倒強自鎮定的說：「八千塊就八千塊，租不起？那就

不要租好了，反正今天有別的學生來看過這房子，他們出的就是這種價錢，妳們不要，別人還搶著要呢！」

曉晴和合青相覷了一眼，曉晴忍不住想大發雷霆，這房東太太實在太可惡了，簡直是獅子大開口。合青知道曉晴就要發作，沒有等她開口，便搶著說道：「房東太太，不是我們不願意付這種價錢，而是……妳也知道我們只是學生，要我們一下子拿出那麼多錢，實在有些困難……」

房東太太可顧不得她們有什麼苦衷，她只是滿腦子的錢，甚至，她還對合青的話大大感到不滿，「我說過了，租不起就不要租，妳們考慮的結果如何，是妳們的事，我走了……」說完，房東太太真的連頭都沒回就走了，丟給她們的卻是一道無法解決的難題，和滿心的疑惑。然而，問題還是得解決，總不能教她們跑去睡馬路中間吧！兩人考慮了一下，決定帶著行李去找牛皮糖他們。

門開了，可宇看見她們手上拿著行李，迅即露出滿臉的狐疑和困惑，他關心的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曉晴和合青只是默默相覷了一眼，默默走進屋子裏來了。

建邦看見她們，半開玩笑半調侃的說：「看妳們一副落魄相，是不是被房東趕出家門了？」

建邦平常是開玩笑開慣了，可是今天曉晴和合青的心情糟透了，哪來的興致和他開任何

玩笑？合青忍不住輕聲斥責他：「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有心情開玩笑？」

經合青這麼一說，建邦也嗅到一點事態嚴重的味道，變得嚴肅起來。

可宇很關心的望著曉晴說：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休息片刻，曉晴和合青便把今天發生的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

合青神情凝重的說：「我真擔心如果籌不出那八千塊，我和曉晴只好去睡馬路了。」

聽完她們的話，建邦竟然還可以用輕鬆的語氣，笑著說：「放心啦！事情不會像妳們想像的那麼嚴重！」

建邦向來是如此樂天派的個性，合青忍不住反問他：「什麼事才叫嚴重？難道真要我和曉晴去睡馬路，才叫嚴重嗎？」

「辦法是人想出來的，更何況天無絕人之路嘛！是不是？」

聽建邦這麼說，彷彿他早已有了辦法，可宇不禁好奇的問他：「照你這麼說，你早就有辦法了，是不是？」那就別賣關子了，快點說出來吧！」

大夥正心急的望著建邦，只見他不疾不徐的說：「辦法是有了，可是也得看妳們肯不肯配合？」

在這種十萬火急的情況下，任何建議都值得姑且一聽，曉晴因此著急的說：「什麼建議？你快說呀！」

建邦看了看大夥，滿臉得意的說：「妳們擔心的只不過是房租問題，那麼再找個室友不

就一切都解決了嗎？」

曉晴和合青互望了一眼，建邦的建議令她們深深感到猶豫。

正當建邦爲自己的建議而洋洋得意之際，合青卻潑了他一頭冷水，「不行，這個辦法我們不能接受……」

建邦爲此震了一下，他沒想到合青竟會潑他冷水，因而他睜大眼睛望著合青說：「爲什麼不行？！」

合青義正嚴辭的說：「現在社會如此險惡，壞人又那麼多，你能分清楚哪一個是好人？哪一個又是壞人？萬一找來一個壞人，那不等於是引狼入室嗎？到時恐怕請神容易送神難，那時候你要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見大家反對他的意見，建邦只好無所謂的聳聳肩，「既然你們這麼說，那我也沒辦法了，只好眼睜睜的看著妳們去睡馬路了。」

「曉晴……」

聽到牛皮糖喊她，曉晴悄悄回過頭望著他。

「我覺得妳們倒不妨試試建邦的建議，因爲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曉晴此時心中仍有些疑慮。

「天底下的人並非全都是壞人，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籌到那筆錢，也許找個新室友分擔一下，不失爲沒辦法中的辦法，不是嗎？」

她們一連考慮了幾天，牛皮糖和建邦終於說服了她們。告示貼出去之後，反應竟十分熱烈，許多人找上門來，卻沒有一個是適合的。幾天下來，曉晴和合青也覺得心灰意冷，有些力不從心了。

一天下午，門鈴又響了起來，這幾天的失敗已使她們感到意興闌珊，誰也不願意出去開門。牛皮糖不得已只好站起來去開門。嚇了一跳，頓時愣在原地，久久回不過神來。

只見一個長得非常清秀的女孩，一頭烏黑亮麗的秀髮、一雙清澈的眼眸，全身上下散發出一股清麗透逸的丰采。牛皮糖愣在那裏，只覺得臉紅心跳。

那女孩也看出牛皮糖的神情，滿臉羞怯的說：「請問這裏是不是有房子要出租？」

牛皮糖意識到自己的失態，這下臉更紅了，好不容易才鎮定下來，把女孩請進屋裏。

這是曉晴第一次看到詩瑜，她發現她有一股魔力，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令身邊的人喜歡上她；尤其是男人，男人只要見到她，就會像蒼蠅般的黏上她，繞著她團團轉。

當天晚上，他們三個人也像蒼蠅一樣繞著她團團轉，曉晴敏感的發覺到，一向陰鬱沉默的牛皮糖，臉上竟也散發出動人的光采。

合青本來和曉晴是同一陣線上的，可是，今天卻連她也失常了，她和詩瑜也聊得異常熱烈，彷彿也被詩瑜給收買了。一時之間屋子裏除了曉晴之外，似乎每一個人都因詩瑜的到來

而走了樣。

曉晴本來一直沉默著，可是聽見合青說：「那麼以後妳就住下來吧……」才如夢初醒，反對的說：「不行，妳不能住在這裏……」

見曉晴如此激烈的反對，大家都是一陣錯愕，睜大眼睛望著曉晴，就像她是從外太空來的一樣。合青忙問：「曉晴，妳怎麼了？好好端端的，為什麼突然……。」

曉晴也爲自己的反應感到訝異，但既然話已出口，只有順水推舟的說：「反正我不歡迎她住在這裏就是了。」

大家對曉晴的反對都十分不解，「曉晴！妳怎麼搞的……」合青問道。

其實說穿了，曉晴是嫉妒心作祟，詩瑜如此美麗又具有如此迷人的媚力，曉晴實在不願跟她住在一個屋簷下，受她的威脅，更何況她已經從牛皮糖臉上讀出異樣的訊息，她更不能放心的讓詩瑜住進來。

詩瑜默默看了曉晴一眼，她不願讓曉晴太過爲難，於是說道：「沒關係的，我想我會有些地方去的……」

外面的天色已經非常昏暗了，時候已是不早，詩瑜又是獨自一個人，讓她一個人離去，大家都放心不下，紛紛替她擔心著。

「都已經這麼晚了，她又是一個單身女子，萬一她真的因此發生什麼意外，妳良心過得去嗎？」建邦忍不住替她求情道。